●輯一 小學以前

【交換遊戲】 秤的兩端

在母親身上，我體會到交換東西時物品在秤的兩端，砝碼有時並不等重。

由於父親胃疾開刀，母親將我送到外婆家久住，每個月她會寄送《諸葛四郎》漫畫，要我答應在外婆家要乖巧聽話。幾年後回到自家，姐弟三人罹患近視，母親會管制看電視時間，想看，得有優秀表現。國中時功課繁重，我的紓壓良方是週六晚間八點收看台視《百戰天龍》，看主角馬蓋先急中生智地用瑞士刀撂倒勁敵、突破重圍，用包裝口香糖的錫箔紙接引燒壞的保險絲，發動汽車。因為崇拜主角，收藏數把瑞士刀，家中有次停電，我模倣主角，用青箭口香糖的錫箔包裝應急。戲劇與真實沒有一線之隔，它們被搬演得如此真實，在黑摸摸的夜，我也非常馬蓋仙。不過，家中水管馬桶堵塞了，主角的任何方法都沒用，只能仰賴父親外出採買浴廁疏通劑。

與小學相比，母親與我交換看電視的條件更嚴苛了——功課得寫好、週考要過均標、事先幫忙拖地洗碗。偶爾我向母親聊起家人八卦，如姐姐段考前偷看小說，胃不好的父親偷吃鳳梨酥，母親會撫著我的頭說「乖」，允許我看電視的時間多延長十分鐘。

提供這些不算祕密的祕密，我好像與母親的距離近了些，那是在外婆家久住、回自家後，與母親間難得的親密。我以為給予祕密，就是把心交給對方，姐姐常罵我是抓耙仔、告密王，我心思倒沒那麼歪，單純只想到好不容易回到自家了，由於彼此飲食、生活習慣迥異，與家人不若以往熟悉，倘若有機會說些母親愛聽的事，享受被讚許、被撫頭，有什麼不好呢？我把母親讓位給姐弟許久了。

有天我做完功課與家事，母親仍在廚房擦拭流理台，沒有私事可分享時，母親與我常是靜靜的。距離馬蓋先播放尚有一、兩個小時，想到有個引起母親興趣的話題，可以贏得她對我的關注。

「媽，爸剛出去了。」

「他去福利中心買東西，慢跑一下，等等就回來。」

「爸、爸……是去跳國標舞。」

父親年近半百時迷上國標舞，有固定舞伴，母親不愛父親跳舞，認為舞伴之間的肢體接觸太過親密，她曾自告奮勇與父親一同上課，終因律動感不佳而放棄。舞池裡儂影雙雙，敏感細膩多疑的母親嗅出不妥，直覺敏銳如針，嚴禁父親學舞，父親只是笑母親多慮了。

不學舞的父親常趁母親不在家時，偷偷在客廳穿上尖頭黑皮鞋，以足尖、腰臀，擺動恰恰，滑著華爾滋，或較激情奔放的倫巴、狐步，當母親摩托車引擎聲滑入門前騎樓，他趕緊關掉唱片、換上脫鞋，拿起報紙，回到平日只會碎念政府施政不當的中年男人。母親的返家開門聲，是仙度瑞拉變回灰姑娘的午夜十二點鐘響，方才踏點、滑著或激情或舒緩律動的紳士，泡沫般消失。

供出父親祕密的那天是週六傍晚，當天下午母親外出時，父親拿著熨斗，仔細燙妥袖口略寬的白襯衫、帶點喇叭樣式剪裁的黑西褲，將頭髮梳理穩貼，在鏡前試衣，抿嘴，我

能感受到他故作平靜下的雀躍。

晚上馬蓋先播到一半時，父親回來了，進門前，早已換好家常T恤與休閒褲。母親叫我們小孩繼續待在客廳看電視，大人有事要上樓處理。我開心地想尖叫，只不過說個父親的小祕密，換到如此優渥的回饋。那天影集，馬蓋先和搭檔處理一樁炸彈爆破案，運用酸鹼中和原理，讓即將燃爆的炸彈終止在倒數幾秒，我和姐姐同時喊出主角的口頭禪：「帥啊，老皮。」

那晚，遙控器和我們是自由的，我們轉到聞名已久卻無緣收看的《歡樂週末派》，隨著主持人張小燕、楊帆說笑。生平第一次，我是因為想睡覺，自動關掉電視，沒有大人催促。我和姐姐共用一房，上樓時，父母房間門檻底部透出暈黃，我太困了，關上門，將大人低低的說話聲擋在門外。

隔日早晨七點，固定喊人起床唸書的母親不在家，我醒來時已近中午，父親如常在客廳看報，姐姐外出補習，弟弟在餐桌上寫功課。父親示意桌上地瓜稀飯和煎蛋就是午餐。這是母親有事外出，輪到父親掌廚時的粗食，簡單平淡，和他跳舞時的華麗不同。

下午姐姐回家，把正在午睡的我搖醒：「抓耙仔，你闖禍了。」她提及母親剛從外婆家回來，吵著要回外婆家久住，肇因我洩露父親跳舞的事；我委屈，只不過說了實話，父親學舞縱有隱瞞，好好地解釋即可，何必鬧到離家呢？姐姐說，「媽說，爸破壞了夫妻間的信任感，兩人心靈、興趣已不相通。」原來常要父親通水管、通馬桶的母親，極度渴望與人心靈相通，父親的隱瞞，動搖了她的世界。

姐姐嚴厲警告，有些實話不能說，她也知道父親私下學舞，有固定舞伴，但她的嘴巴裝上了拉鏈；我抗議不公，姐姐和父母相處較久，知道什麼話題是禁忌，姐姐斥責，我總把錯事和被送到外婆家的事綁在一起，好像如此，就可以減輕「肇禍者」的愧疚，才有個能被原諒的出口。「不要老是流條黏呼呼的鼻涕。」姐姐丟下這句話。

幾天後，父親將母親接回，家中平靜許多，我細觀他們相處的神色與互動，每晚父母睡著後，我趴在大人房間門檻下隙縫，傾聽房內無聲，每顆塵埃都靜默後，再躡著手腳就寢。那陣子，我入睡前翻來覆去的時間，比睡著時更久。

之後母親偶爾問起，最近家人、朋友有沒有什麼事？她不會洩露；我想起姐姐的告誡，將可以出口的話縮到很小，縮在一只勒緊的咽喉裡。

幾個月後，幫忙出清家中舊衣，母親打開她的檜木衣櫃最底層抽屜，有包透明塑膠袋，裝著乾淨燙平、袖口略寬的白襯衫及喇叭樣式西褲，洗衣店標籤未撕，父親交出了植念已久的嗜好，換取家中的平靜。

母親拍拍舞衣，衣服因摺疊許久，好看的波紋袖口被壓得平板變形。我發呆時，母親回頭問，漫畫還要嗎？我愣了一下，幾本漫畫整齊地放在抽屜底，做為舞蹈衣物與其它衣物的隔板，那是父母買來，想安撫在鄉下久住的我，但那陣子我已回到自家長住。我翻翻漫畫，劇情忘了大半，倒是想起羅大佑曾唱著「諸葛四郎與魔鬼黨，到底誰搶走那隻寶劍。」漫畫旁，有兩捲自己買的馬蓋先海報，我著迷的偶像，也被收在櫃子裡。

我點點頭，抱走了童年及中學的夢。

我出生以前，姐姐的零食、玩具、衣服以及父母，都是一人獨享，據說她自玩樂覺得無聊時，常吵著希望有個玩伴。我成為家中新成員後，姐姐意識到玩伴是分享，入侵是瓜分，而我，屬後者。

我體弱，動輒高燒，姐姐需要大人陪伴時，父母反多在醫院照顧我，姐姐不甘地讓渡許多原本獨有的福利後，開始在玩耍或分享時刻意遺落我。

我向來接手姐姐的舊衣，很喜歡她一件價值不菲的棉襖，寶藍色絨布材質、上面繡著桃紅小花，直筒狀剪裁，翻出的袖口是桃紅色，立領的領口鑲滾一圈雪白毛邊，正中央有五排豔紅盤扣，我常趁姐姐不在時偷偷披上，覺得全身透亮。姐姐穿了兩年多，袖口都磨損了，盤扣也縫補過，仍不肯讓我接手。

有次我腹瀉數月，畏寒，父母緊急聯絡醫院，他們不顧姐姐反對，將那襲棉襖披在我身上前往就醫，我的身體裹著暖衣，迴避姐姐的注目。

那時住家是一樓平房，客廳後方只有一間臥室，再往後走便是廚房，記得我出院回家沒多久，客廳門突然響起叩響，既而聲音轉為大力拍擊，全家躲在臥室門板後方，父母摀住我們的嘴巴，叮囑勿出聲音，原來是為了躲避催繳電費的人。當時父親教書月薪微薄，保母費佔了大半花費，還得支付水電、瓦斯、學費、醫藥。

敲門聲漸息，父親對母親說，如果第二胎是男孩多好，就不必再生了，家裡的開銷也不會太大，年幼的我抓緊輕暖襖衣，明白了父親的意思。此話彷彿是我的緊箍咒，我開始用眼淚、哭鬧強調存在感，寸步不離父母身旁，希望自己是家中期待的光，卻只換來許多責罵及籐條。

當時臥房以木板架成通鋪，天熱直接睡上頭；天冷，則墊層被子取暖。家裡有床外婆託人彈打的紅花布棉被，繡著兩隻藏青色鴛鴦、五朵盛開紅蓮，其中一朵大蓮花，中心長著如蜂窩狀的蓮蓬，那床棉被是我最早認字的字帖，上頭用紅金雙線繡著「和和美美，連生貴子」。

母親擔心我著涼，常拿一條印上小甜甜卡通圖案的被單裹住我的腹肚，再圍繞兩圈，父母姐姐三人則共用那床紅花被，姐姐睡在父母中間，天冷時，姐姐會在肚上披著那件寶藍棉襖，他們常在被中彼此拉扯，我睡在床板最裡側，覺得一張床區分出「他們」與「我」兩個國度，姐姐卻羨慕我有獨立空間，我想會不會那是她的反話呢？我有時問：要不要猜拳決勝負，輸家得讓出那件棉襖或睡覺位置，但這遊戲通常無人附和。

姐姐愛笑、樂觀，我愛哭、敏感，小舅曾說姐姐是向日葵，陽光般的孩子，嘴角揚起湯匙的弧度，口裡舀出的話全是蜂蜜，哄得大人極為開心，漂亮娃娃般的她留著微鬢俏麗短髮，會說話的大眼常調皮地眨著，常將棉襖穿成披風當孩子王，拿把竹掃帚權充麥克風，模仿豬哥亮歌廳秀，或縮頸以鼻音唱著高凌風成名曲〈燃燒吧！火鳥〉。我在家中多是安靜沉悶，見人就躲，說話常語塞，瀏海蓋過眉頭，不言不笑的表情和姐姐站在一起，加倍

地灰鬱，光很少落在我身上，如果姐姐是亮色，我約莫是無色的存在，只能安慰自己：無色也是一種顏色。

姐姐會伸臂環住下班後疲累的父母喊著：「抱抱」，他們笑鬧地互抱互摟，我最擅長的是杵著不動。

姐姐也有背光面，幾次，父母叫姐姐均分零食玩具，我開心伸手時，她眼中閃著詭異光芒，糖果故意咬去一半，惡意扭斷娃娃的手，給我的蠟筆也是裂斷短小。那時為了穩定家中經濟，父親白天教書、晚上兼課，飲食不定，已復發多次的胃潰瘍更加嚴重，必須開刀；有天我又因姐姐零食分配不均而哭鬧，隔日父親緊急住院，我無預警地被母親送到鄉下外婆家久住。

前往鄉下外婆家前，我的哭聲幾乎把屋頂掀了，我問姐姐要不要玩猜拳遊戲，輸家就去住鄉下，她翻翻白眼不理會我，如同小時我要求讓出棉襖或床位，我們的猜拳一向無效。「那至少讓我帶個家裡的東西去外婆家嘛。」我抽噎地重複這句話。

到了鄉下，外婆打開行李，問母親：怎麼都讓我穿舊衣，女孩子家要穿得漂亮一點，說話間，我看見那件藍底繡花的棉襖靜躺在箱中。聽母親說，姐姐讓步了，那寶藍領口滾著一圈白絨毛邊，像極了我到陌生鄉下的一盞微光。

【尿尿遊戲】 如廁之歌

到鄉下久住前，我上廁所常採用站姿。好幾次我赤腳立在曬衣場，雙臂抬起與肩齊高，初夏午後日光炙曬頭頂，我弓身想躲進衣桿上被單、衣褲的遮蔭裡，父親令我立正，指責眼前被、衣都是我造的孽，四歲了，還尿在身上床上。迎風飄來洗衣劑香氣，混雜我的汗味，我兩肩顫痠，清楚感受足掌壓在石地上、碎礫嵌入掌肉的刺痛及雙腿的痠麻。父親施予的體罰，讓我嵌在腦中的想法漸趨定型——想要成為男生。

那時母親在外地就讀專科，父親身兼母職打理家務，女主人不在，我們彷彿住在遊民之家，衣服堆疊在床、垃圾累積多日、果蠅盤旋四周、碗盤疊放水槽、三餐稀飯佐醬菜，小塊豆腐乳吃一週，排骨海帶湯燉至渾濁，軟爛海帶飄浮其上，如濕漉沼澤的水生植物，拒食就要面壁罰站，我已數不清與牆壁淚眼以對的次數。

家裡氣氛緊張，我抓不準父親下一秒的情緒，父親也掌握不住四歲女娃的心思與作息。我、姐姐與父同床，我常在夜間閉眼大哭，收驚、祭神、貼符咒均無成效，父親只能睜著身體與靈魂，直到天亮，他常威脅要把我賣掉，說，我的性別令他失望了，我的回應是更加頻繁地夜哭，外加尿床。

父親很疼姐姐，她是家中第一個孩子，所有的啼哭撒嬌、翻身爬行，都是父親眼中的初次珍藏。我複製姐姐說話語氣、動作，模倣她對父親睜眼、嘟嘴的撒嬌神情，父親卻無任何回應，總想不透為什麼父親面對相似的兩人，態度如此迥異？我就是小姐姐一號的俄羅斯娃娃呀。

與父同眠的日子，總是拌雜著怒吼、腥騷味、尿液不慎流出時的溫熱，及被尿浸透出一個人型的床墊。

那時姐姐已上小學，梳洗自理，我只能倚賴父親打理。洗髮時，父親常粗心地將我的頭按至盆內猛抓、力戳頭皮，我的口鼻浸在水中沒法呼吸，雙手懸空揮舞，父親揪住我的濕髮，喝斥別再亂動，我的眼眨進肥皂水，或許也有淚水，鼻子口角全是泡沫，嘴一開一闔，像上岸的魚。我猛咳，想吸取氧氣。上岸的魚亟需水份，我體內的水竟在此時流淌體外。

我尿在廁所地板了。

我有個陋習，被罵時總想上廁所，彷彿想藉著膀胱紓壓來紓解委屈；父親更火大了，口中不停咒唸：女生真麻煩，當初本來要生男的。這句話我常聽，但以前父親說時，母親會使眼色，大聲喊噓，我總安慰著，母親是站在我這邊；如今母親在異地求學，父親的話，比刀子金屬的反光更冷冽。

隔天，父親嫌女生洗頭麻煩，將我的髮剪至耳上，如男生。

我開始學習當男生，玩車子，捨棄娃娃玩偶，私下觀察父親尿姿，學習站立小便，我以為只要將雙腳打開，熱流會像拋物曲線射向便桶，但熱流卻先沿著腿內肌膚蛇行，再以十幾度的弧形歪斜地流入便桶內，滴答溢在桶沿及地上。怎麼不能像卡通上畫的完美拋物

線呢？

父親見我又尿褲子了，氣急地刷衣洗地，我則練習沖洗身體。父親曬衣，也把我帶去後陽台晾曬，將我立成曬衣桿，直到太陽西下。

有次我罰站在頂樓曬衣場，父親要我看家，他和姐姐出門。一會兒，我偷懶，想返身回屋，頂樓通往室內的門被鎖了，灰幕漸垂，街道沒有路燈，影子拉得老長如鬼魅，我拍門喊叫，彷彿宇宙間只剩我一人。良久，門開，父親的光影才出現。

我心想，自己長在父親期望的性別之外，所以被忽略了。

於是每天如廁，我更加努力學習當男生，在成為父親期待的性別之前，我像是尿失禁患者，腿上褲子總流著失敗的水印。父親說，孩子到了三、四歲，貓狗都嫌，我竟然還出現退化行為，他認為我白天也得包上早已解下的尿布，母親反對，因為我之前尿布疹反覆發作，皮膚潰爛，且布尿布刷洗的麻煩不下於衣褲。

罰站、責備日日重覆播放，我苦思許久摸索良方，如廁時，我常攜帶兩張家裡撕下的日曆紙練習。姐姐好奇，我把紙張代替衛生紙嗎？我不想和她解釋，女生不了解「男生」的辛苦。

我將日曆紙捲成圓錐狀，錐尖縫隙如眼睛大小，圓錐寬口邊圈罩住身體尿液的出處，腳掌站成外八，雙膝略屈，臀部往前頂，水流便會順著紙錐孔蜿蜒向便桶內；我再縝密地將濕淋的紙張摺小，丟至廚房垃圾桶。漸漸地，我不再禍及衣褲，只要勤練，在便桶前、在父親心中，我也可以是站姿雄颯的男生。

為了更接近父親想要的性別，我私下在陽台，學舅舅八字站開吐口水，看著花草對我彎腰，得意地幻想前方一排人群對我俯首。

但不久之後，我仍是無預警地被送到外婆家久住，因為家中來了新成員——弟弟，父母忙得分身乏術，那時年紀太小，不太懂什麼是妒嫉，只記得我羨慕地嚐了弟弟的彌月油飯，糯米香且Q彈。

外婆家的作息、語言和父母家完全不同，便桶是蹲式，那時我如廁的站姿技巧已很嫻熟，蹲式廁所對我而言易如反掌。

有次外婆發現我如廁時的站姿，相當驚愕，力矯我的習慣，她縫製洋裝、蓄留我的髮，想喚醒我是個女孩，但我只想殺死體內的女生。

外婆嚴厲教導兩腳不能張太開，坐著如廁時大腿往內縮，好女孩對於身體要有羞於見人的羞恥心，不能和男生玩太野，令我穿上粉紅裙子，我體內的男孩愈強，外婆愈命令「他」縮回去。

若我站成外八，不論如廁或平時站姿，外婆會罰我到三合院稻埕上站立，處罰時，站姿要雙足並立，最好站成帶點可愛柔性的內八。處罰結束，我常追在表哥後頭，看他抓泥鰍、蟋蟀及蛤仔，表哥嫌惡地要我閃遠點，去找女生玩，但我的女生魂早被擠到邊緣角落。我是失敗的演員，男女角色都演不好，以為站著如廁，就是男生的全部。

上學後，女生結隊如廁，我不便拿紙張入內，回家才偷偷練習站姿。有次尿道發炎，

灼熱的不適及高燒多日，坐著如廁較能減緩疼痛，我才漸漸停止練習多時的「站姿」。我在性別模糊、徘徊中，身形抽高，內心卻常停留在那天久待曬衣陽，等父親開門，期待一絲縫、照進一束光。後來我漸漸明白，父親與我同樣期待光，父親在我出生之後，又等了數年，才在產道之門迎接日光般的男嬰。

高中時，與好友談起小時如廁的事，她說自己常在洗澡淋浴時，隨著水流聲，自然地站著小便，水溫讓肉身及神經放鬆，她便自由地宣洩，她要我感覺站與坐的如廁方式都是自在，無人規訂男女應是何種模樣。

廁所內，站著坐著，是我自己設的框架，父親也活在性別框架中。

如今我已中年，有家庭事業，雖然偶爾仍在乎父親眼光，搜尋他的眼神注視何方，但已明白內在想要的是什麼。若能再返回幼兒時，我想將日曆紙捲成擴音器，告訴那小小的我，做自己就好。

【敲擊遊戲】 搗

開藥鋪的外婆常對身形矮小的我說：「妹啊，等咧欲舂藥啊，先來呷點心。」她從灶房裡拿出零食，認為食物下肚，搗藥時力氣就會倍增。

外婆常拿著杵，將藥材及辛香料搗碎，前者具療效，後者易入味。藥鋪裡有兩座木臼，一是藥用，擺放在藥鋪櫃台上；一是食用，放在灶房旁磚造的平台上，材質都是紅櫟木。兩座臼的底部因長年舂搗，木頭原本的褚色褪成灰紅，間雜些微褐黃，且顏色斑駁成點，靠近嗅聞，仍殘存藥苦及薑蒜味。鄉下常不鎖門，鄰居有時路過，聽到用力的搗杵聲，會探頭進來，稱讚老人家身體硬朗。搗擊聲原來會讓聞者心安啊。

藥鋪的分工，外公負責問診開藥，外婆掂量藥材重量，我幫忙包藥。村裡的病患質樸，講話往往直白，有位老伯常質疑外公開的藥帖無效，是否摻入假貨？外婆在櫃台前，將切片藥材拿出來示眾，當場搗碎，這種直線式的回應，贏得了老伯長久的信任。

我常看外婆將質地堅硬的獸骨、介殼藥材，如墨賊仔骨、文蛤青蛤、鱉甲舂裂，有些搗磨成粉、方便服用，有些粗略地舂裂，放入炒鍋乾煎，再入燉鍋熬煮。外婆費力解釋給年幼的我聽：藥材搗擊再文火慢熬，是為了增加藥與水接觸的面積，讓藥效更快地溶入湯劑中，若用刀切，斷面太規則，接觸面積反而沒有增加，且刀子也不易將藥材剝碎。

外婆浸泡藥酒時，會丟十幾顆紅棗、黑棗或金棗入臼，用杵敲幾下，讓皮裂出紋路，但保存棗子原本的完整。藥鋪櫃前一罐罐玻璃缸浸著紅棗、蔘鬚，長鬚漫著游絲，酒裡的棗果漲大，有種時間緩慢流動的魔幻感。

外婆可單手握木杵，我得兩手合抱。搗藥前，外婆用黑紗網將髮繫成鮑魚髻，捲起藏青色棉衫袖子，左手按住臼緣，右手拿杵搗擊。我沒什麼玩伴，外公外婆忙碌起來，也沒空陪伴，我便找顆小石子，在櫃台旁玩跳房子遊戲，搗藥聲便是我玩樂時的配樂，那啞咚聲響，讓瀰漫著藥味的店鋪熱鬧起來，空氣中飄飛著藥材被搗碎時揚起的粉灰。生意清淡、不必搗藥時，外婆會下田農忙，外公便在椅上打禪，我在櫃台旁發呆，此時店鋪的時間彷彿停格了，外頭光束照在靜默的杵臼上，明暗色差與影子，像極我在報上常看的靜物畫。

有時外婆搗累了，會喚我幫忙，杵有點重，但為了討外婆歡心，即使吃力，我仍努力舂搗。那時沒有研磨機，只能仰賴人工，介殼類藥材不易搗碎，我由原本快速敲打，變成慢板拖拍，當外婆眼神凌厲射來，我又機警地改成快節奏。外婆藉由搗藥，觀察到我會偷懶、投機，為了矯正我的個性，常強迫我把當天的藥材搗完，她常說句俗話：「青暝好舂米。」失明的人沒辦法亂跑，正好可以專心搗米，我只要心定，任何事都可以做好。外婆教訓我時，口氣雖然嚴厲，但事後想起她的教導，內心總有些餘溫。

幾次，外婆要我將臼裡脆硬的切片淮山搗成粉，聽說入粥蒸食可以潤肺健胃，當我用力敲杵，淮山便飛濺在木臼外或是地上，外婆斥責「討債」，因為耗費藥材，罰我再多搗幾次。搗藥有時挺無聊，外婆說，「這親像寫毛筆前个磨墨，會使訓練耐性。」

有次我蠻力搗杵，斷裂的淮山噴得櫃台、地上全是碎肢殘骸，外婆說：「袂使直直出

力。」搗碎真有功夫，過猶不及都失當。外婆在白裡灑一些鹽，解釋鹽巴可以增加藥物與白底的磨擦力與附著力。藥粉製做耗費時間及心力，我漸漸知道要珍惜這些辛苦製成的中藥，即便湯藥太苦，我仍心懷感恩地入喉。

外婆叮嚀：貴重藥材，絕對不可以舂碎。鄰居有位木材工想用靈芝補身，但沒有時間燉煮，為求方便，希望外婆搗成靈芝粉，方便服用，結果珍貴藥材癱在白底，成了一團棉絮。外婆惋惜那些刮不起來的靈芝粉，這份懊悔約莫也黏在外婆心底，自此，家裡對珍貴藥材都會謹慎以對。

我中學時課業壓力大，有陣子高燒不退、久咳、吞嚥不易，只能食粥，那時外婆身體欠佳，無力搗藥，只好給我切片的粉光參，另找其它藥店老闆磨成粉。當我回診，兼擅中西醫學的醫生審看抽血報告，問我最近服用了什麼藥物？血壓竟然過高。醫生解釋，有些店家會魚目混珠，摻雜了價格低七十倍的人參，感冒應服用溫補的粉光參，若吃到熱補的人參，血壓會飆高。外婆得知此事後，對外頭不肖店家的圖利行為極其生氣，她強打精神，費力地拿起杵，試圖重磨一罐藥粉給，以前外婆輕易便能拿起的杵，逐漸變得重若千鈞，我捲起衣袖，搶過木杵，外公則擔心藥材毀於我手，叮囑准山搗磨完，不可亂搗其它藥材，不同屬性的藥搗的方式各異，他打開中藥罐，拿出枸杞、黑棗、熟地，解釋這些藥材較具黏性，難以搗碎，得先曬乾再舂；樟腦、冰片等，要加少許水進行搗磨，才容易細緻。

外婆不放心把藥杵交給我，使喚我去灶房磨辛香料，對食物的搗磨方式，就沒有如中藥材般嚴格。我最喜歡外婆喚大家一起搗麻糬，這項米食點心，是外婆向一位客家婆婆學來的：將泡水三小時的圓糯米蒸熟，在木臼內側抹油防米粒沾黏，親族輪流搗米，外以略微沾濕的手為糯米糰翻身，靜置一會兒，糯米的黏度及延展性會讓膏泥狀的糯米糰拉伸得極有彈力，當臼內米糰帶點透明感，麻糬就製成了。外婆會在搗好的溫熱麻糬上篩一些糯米粉防沾，我們爭先恐後，伸手捏一球麻糬，裹上現搗的糖粉和花生粉，吹涼吞下，嘴裡心裡都甜滋生香。

外婆也教我料理鮮魚。將自家醃的破布子放入臼內，灑入粗粒黑胡椒，用力敲兩三下，鋪在魚身上，再加入搗成泥的薑蒜、淋上酒，利用灶爐熱魚的空檔，將蔥切絲，等魚出爐，將蔥絲平擺魚身，淋上燒燙的醬油蒸醬即可。母親的破布子蒸魚做法，承自外婆，但做事講求效率的母親烹煮採極簡風，用刀面略拍蒜頭，破布子、黑胡椒不搗碎，直接灑上，每每遭外婆糾正。外婆講究食物香氣，認為辛香料搗碎後會摩擦生熱，香味才會隨著熱氣揮發到極致。母親認為，外婆一生都是耗在藥鋪與灶房，這搗那敲，搗去人生大半時光，但我覺得外婆似乎不以為苦，以外婆樂觀的個性，定能在我們認為無趣的小事中尋找樂趣。

當時我是還可以抽高的年紀，外婆調配了轉骨藥方，將九層塔搗碎，加入中藥湯劑或混入蛋液中煎炒，我在三合院後方曬穀場上發呆，常聽到搗杵的聲音，沒多久，便聞到灶房飄散的九層塔香氣，久久不散。

後來上家政課時，老師教授義大利麵青醬的做法，我將外婆傳授搗磨九層塔的烹調法

與老師的食譜重疊，將蒜泥、九層塔、松仁一一搗碎，拌入橄欖油與起司，味道更勝平時母親用現成青醬罐頭烹調的氣味。老師說，青醬的義大利文是 **pesto**，來自動詞 **pestare**，本意就是搗碎、碾壓。原來，杵臼可以接軌東西方的食材。

當村子裡的西醫診所越來越多，外婆家的中藥鋪成為親友聊天走動的聚會所，有時親友們前來抓藥，熱心的外婆仍彎身吃力地拿起杵，啞咚地搗著。我們建議買台研磨機方便製藥，外婆說，病患愈來愈少，用手搗就好了，母親認為搗藥太辛苦，建議將藥材拿給外面店家磨粉，但外婆認為手工最實在。

外婆仍用木杵搗藥，有時藥材飛濺到桌上，趕緊拾起吹吹氣，又繼續埋首敲打，有時搗著辛香料或花生，鼻尖嗅聞的氣味，果真應驗外婆所言：手工味道比機器研磨香濃許多。外婆搗著自家栽種的花生米，臼裡飄出的花生香濃得直竄鼻息，突然，一粒花生飛濺到我身上彈跳，我把它放入口中咬磨，外婆望我一眼，又賣力地搗著……